

5

44.572

# 猫眼女郎



冯戴力/著◎《不死硬汉集》

588636

《不死硬汉集》

# 猫眼女郎

冯

X272  
FDL  
5

期表  
号还

44.572  
FDL  
5



C0275868  
  
C0275868



(吉)新登字 05 号

猫眼女郎

(台湾)冯载力 著

责任编辑：崔卓力

封面设计：网 艺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2 插页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 136 号) 140 000 字

长春市第五印刷厂印刷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8 000 册 定价：5.00 元

## 目 录

- 一. 太岁头上动土 ..... 1
- 二. 黑帮魁首被杀 ..... 32
- 三. 辉煌宫内碎宝 ..... 57
- 四. 乔装护士杀敌 ..... 117
- 五. 窃物发现尸体 ..... 152
- 六. 八阵图内擒凶 ..... 187

## 一. 太岁头上动土

那个女郎身上穿着深灰而近乎黑色的衣服，贴身得有如是第二层皮肤。这颜色最适宜在夜间掩饰行动。她像运动会中表演机械操的选手，一纵身，拉住头上一根横生的树枝，便伏到树枝上，隐在那里。

树枝承受了她的重量，难免动了起来，而发出轻微的沙声。但因为这是一个有风的夜晚，所以这沙沙声就不惹人注意了。

两人身上佩着枪子的守卫走过来，他们在树下停下来。女郎在树上可以很清楚看到他们，她一动也不动。两人守卫点一根香烟便走开了。

他们继续在园中巡视。

忽然间，天空的月亮被一大片浮云遮没了，顿时显得特别黑暗。其中一个守卫低声咒骂起来：“妈的，我什么都看不见。”

但那个女郎则是看得见的，她轻盈地从树上翻下来，急

急地向屋子的正门奔去。在这黑暗中，她连头发都套在头罩内，只是眼睛附近露出那打横的一块，一点也不显眼，她一闪就进入了开着的大门内。

那两个守卫在园中转了一个圈，又回到屋子的正门口，在厅中的座位上坐了下来。

他们看过了一遍，以为平静无事，但其实这个全身灰黑的女郎，已经到楼上去了。

楼上一点灯光都没有，而且又是挂了厚厚的窗帘；对于普通人来讲，可说是伸手不见五指的。然而对这个女郎来说却并不是如此。在这一片黑暗中，她仍然能够顺利的前进，经过摆在厅中的几个古玩架子以及许多大件的古董摆设品，然后进入走廊，终于到了一间房间的前面。

这房间的门是开着的，里面全是中东色彩的摆设。有帐的大床，现在帐帘拉开着，一个肥胖的男人，几乎是全裸地躺在床上，发出轻微的鼻鼾声。他的身上只有一条白色的三角内裤。

女郎在地上一伏，轻轻一滚身，便滚进了床底。

就在此时，床上的人忽然停止了鼻鼾声，床底下的女郎手中出现了一把锋利的刀子。

她听见上面的床褥吱吱地响着，还颤动起来，那个肥胖的人发出两声轻咳，跟着站起了身，走向房门。

女郎舒了一口气，床上的人不过是到洗手间罢了。

外面亮了一盏光线柔和的灯。女郎马上从床下钻出来，迅速伸手到床褥下摸索着。看来她是进来偷东西的，而她要偷

的东西就压在床褥下面。

但是她的手在床褥下摸遍了，却没有找到要找的东西。这时，外面传来洗手间冲厕水的声音，她连忙缩回床底下去了。

那个肥胖的人又回到房间里，进门时伸手熄了外面走廊上的灯。这时，床底下的女郎就可以看到为什么她在床褥下摸不到要找的东西。这个肥胖的人手拿着一只羊皮袋子，这就是她要找的东西了，他到洗手间去时也把袋子带进去。

这个肥胖的人是非常小心的。

他回到床边，掀起床褥，把那只羊皮袋子放进去，放好后便躺下来。

床底下那个女郎笑着。不久，肥胖的人又开始发出鼻鼾声了。

女郎伸手在床底下摸索着，这床有一块厚而软的垫褥，下面有一层帆布，而帆布下面则有一块弹簧网托住。她的手指通过那弹簧网的缝隙摸索着那羊皮袋子压在什么地方。由于那张床褥是很软的，所以袋子虽然给压住，袋里的东西给压破的机会却并不高。

她的手指隔着帆布触到一块较硬的东西，那里就是压着那只羊皮袋子的地方。虽然还有厚厚的帆布隔着，但是她的手中有一把锋利的刀子。她的刀子伸上去，刀尖轻轻地在那帆布上割着。她的计划显然就是要在帆布上割一个洞，而取得袋子里的东西。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一个比较愚笨的方式，因为，她既然能够拿着利刀进来，大可以用刀搁在那人的颈上，威胁这

人把袋子交出来，或者把这人刺死。不过人是有自己作风的，她就不是有那种刺杀作风的人。

床褥与那下面的一层帆布贴得紧紧的，假如帆布上有东西触着，即使有什么细微的声音，也是可以传上去，被床上的人感觉到或者听到。不过幸而这个肥胖的人乃是仰卧着，并不是用耳朵贴着床褥，而且此刻他正鼾声大作，亦影响了他对外来声音动态的感应。

那把锋利的刀子终于在帆布上割开一个洞。她伸手进洞中去摸，果然被她摸到了那软软的羊皮袋子。

她的刀尖就再在这只羊皮袋子上挑着。这是容易得多了，羊皮袋子是很软的，她挑破一个洞，里面的东西便可以给她用纤细的手指一颗一颗地拈出来。

用软纸包着的颗粒，竟是钻石。虽然不是很大的一袋，但这样一袋钻石却已价值不菲。

她不慌不忙地把那些钻石一颗一颗的拈出来，转放入她自己身上的口袋内。

这个口袋是有拉链的，东西放入后只要把拉链拉上，就不容易掉出来。

在她把最后一颗钻石放入了自己的袋子里后，床上人的鼾声忽然停止了，她亦惊惧地僵住了。

她听见床上的人在转侧，床褥亦因此动起来。

她人虽不动，心却跳得很快，她又看见那双脚从床上放下来。

女郎紧捏着手中的刀子，那个肥胖的人剧烈地咳嗽着站



起来，走向衣柜那边。

也许是因为咳嗽要去拿一些药之类，那肥胖的人拉开那中东式衣柜的垂帘，从里面取出一件东西，忽然间，房中的灯亮了，他转过身来，手上已经拿着一把手枪。

女郎在床底下很清楚的看到这把手枪，不由得心中一震，知道情形不妙。

果然，这个肥胖的男人说：“我知道你在床底下，出来吧！”过了几秒钟之后仍无反应，他又说：“难道要我向你乱枪扫射吗？”

“我——出来了。”那女郎说。

“两只手先伸出来！”那个肥胖的男人命令道：“看不见你的手，我就放枪。”

那女郎只好把两只手先伸出来。

“很好！”那肥胖的男人又命令道：“现在出来吧！”

她慢慢地爬了出来，站直身子背着对方。肥胖男人打量着她，得意地说：“呀，可能是一个很美丽的姑娘！身材很好，转过来看！”

她只好慢慢地转身。

这会，她那把利刀已无所遁形了。原来那把利刀她是收藏在夜行衣腰背的部份，那个地方有一个裂口可以把刀子插进去，成为一个贴身的刀鞘。

胖子又说：“刀子拿出来丢在地上，用脚踢进床底！”

她照样做了，肥胖男人又再度命令：“床褥掀起来，我怀疑收藏在那下面的东西可能有变。”

“在这里。”女郎摸摸胸部下面的袋子：“我还给你好了。”她的手把袋子的拉链慢慢拉开。

“很好。”那肥胖的男人说：“快点拿出来，假如拿出来的是古怪东西，那你的身上就会多了一个洞！”

女郎取出了一颗用软纸包着的钻石放在床上。

“行了。”肥胖的男人说：“我相信你，现在，把脸也露出来！”她把那只头罩拉下来，于是头部便完全露出。她有一张清秀的脸，头发很长，在头顶上束起。

“呀！”那肥胖的男人吃吃笑着：“果然是一个很美丽的女孩子。现在，再看看你的身体是不是也这样美丽。”

“你——你已经看见了。”她恐惧地说。

“颜色不好，”那肥胖的男人摇摇头：“灰色太扫兴了，我要看到肉的颜色。”

“我——我把东西都还你了，”她说：“请你放过我吧！”

“就这样放过你？”他吃吃笑：“这不太便宜一点了吗？你这样进来骚扰我，难道你不应该留下一点代价？”

“你想要什么？”她问。

“你的身体。”他说：“让我看过货色再讲吧，脱下来！”

“我还你那些东西——”她又伸手要去掏胸下那个口袋。

“手拿出来！”他命令道。她只好又把手拿出来。

她一面为自己辩护：“我这袋里是没有武器的。”

“让我自己看好了。”他说：“衣服脱下来，交给我，钻石我可以自己掏出来。”顿一顿：“快一点！难道你想肚子上开一个洞吗？我可以一枪把你打死的，你闯进我的家里来，你

的手上又有刀子。”

“你——报警把我拘捕好了。”她说。

他狡猾地笑起来：“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开玩笑，我这些钻石是很难向警方解释来源的，而且我也不喜欢与警察打交道，不然为什么我自己有守卫？现在我不限你时间，我只是给你一个选择，你自己脱下来，不然我就叫人上来替你脱。假如我叫人上来，那上来的人，也可以分一杯羹了。假如你自己脱下来，你只要取悦我就行。”

“我自己脱下来好了。”她说。她似乎亦是一个勇于决断的人，说着就立即把腋下那条拉链一拉拉开，一直沿着身侧拉到腿部。拉开的部分露出来的就是嫩白的肌肤。那套深色的衣服就像一层皮似的褪了下来。

那具线条优美，绝无多余脂肪，然而亦不太瘦的肉体，显然使他马上有了反应。以他此时的穿着很容易看出。

她身上只剩下了一件黑色的乳罩与三角裤。

在嫩白的肉体上多了二片黑色的神秘，更增加吸引力。

“脱下来！”他以沙哑的声音说。

她也动手把身上余下的这两件脱下来。很奇怪，她并不是先脱乳罩，而是脱下三角裤。她把这小小一片黑色的尼龙褪了下去，一抬腿踢开了。

然后她伸手到背后解乳罩的扣子。

胖子上前一步，发觉手中的枪没有地方可放，便放到身边的一只架子上。

她已把乳罩脱了下来。这使他的视线完全被吸引，而没

有机会注意到她迅速地从乳罩扣子旁边的夹缝中拔出了一支幼小的飞镖。

她的手一挥，这飞镖便击中了目标。他痛得叫了一声，连忙再伸手抓那把枪，但是不行。这飞镖就是刺中他右手的手腕，他的手不能把枪拿起，只是把枪推到了地上。他忙弯身用另一只手去拾，但她已经一跳向前，抓起架上一只铜制的塑像，在他的后脑上一敲，他便伏在地上，不动了。

她匆匆把铜像放下，拿起她的衣服再穿上，一面用牙齿紧紧地咬着下唇。虽然她是胜利了，但是事情演变成现时这个样子，她却并不满意。

她穿好了乳罩和三角裤，然后再穿回她那套灰色的夜行衣。最后，她把头罩亦套回头上。这时那肥胖的人眼睛已再张开了，但仍然不动。她把头罩套上去，一时间遮住了自己的视线。

那个肥胖的男人就趁这机会采取行动，左手伸出去把地上的枪一把抓起来，但他仍然不成功，她的一只脚迅速地伸过来，踏住了他的手腕。跟着，当那个肥胖的人把头抬起的时候，那只铜像便又再度敲在他的后脑上。这一次，他可要晕得较长时间了。

那个女郎咬着牙把他的枪一踢踢进了床底下，把头罩罩好了，然后就把她丢在床上的那颗钻石亦拾回，放入胸部下面的袋子里，拉上了拉链。她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把那小小的飞镖从那人的手上给拔回，然后便熄了灯，离开了这房间。

由于一直都没有发出什么声音，所以楼下那两个守卫是懵然不知的。他们此时还正在大门口之内守着，并未到出去巡逻的时间；因此，这个女郎无法通过，她只好在楼上的楼梯栏边伏着。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房中那个肥胖的人再度醒了过来。这一次他醒的情形有所不同了，头痛使得他无法爬起身来，他只能发出软弱的叫喊声音。

那两个在楼下的守卫听了大吃一惊，连忙拔枪冲进楼上的房间里。那女郎在他们经过了身边之后才悄悄地爬起身来，一纵身越过楼梯的栏杆，无声地落到厅中，闪出了大门之外。此时，天上的月光又被一大片浮云遮住了；变得很黑暗，然而这黑暗却是难不倒她的，而且似乎对她更为有利，她一步也没有走错，就跑到围墙边，越墙而出。

在楼上，那个肥胖的人甚至并未企图追赶，因为他相信那个女郎是早已逃走了，他只是忙着敷治手上的伤口，以及叫仆人拿冰袋来敷他那痛极的头。

那两个守卫的心情变得很坏，因为，这件事情是他们的责任，他们把守得这样严密，居然能够给一个人进来做了这件事情又逃掉了，而毫无所觉。



那些钻石，当放在一块黑色的天鹅绒上的时候，反射出来的光线是灿烂耀眼的。

这个女郎伸出纤纤的手指把钻石拨弄一下，那些闪光更美丽了，她说：“你看，这都是一流的东西，世界上已经很难

买到这么大颗的全美钻石了。”

她是对窗口那个年轻男人讲话，那个年轻男人正用背对着她而凭窗眺望，他是听得见的，然而他却没有做声，也没有反应；其实他是应该回头的，因为她的人可能比钻石更加好看，她现在已经不是穿着那件深灰色的夜行衣了，她已换上了一件白色的衬衫，一条蓝色的窄身牛仔裤，长长的头发在后脑束成马尾，脸上不施脂粉，这个打扮是非常的朴素，但是在一个天生丽质的女人来说，这种朴素则是另有一种难言之美。

“喂！阿江，”她说：“你来看看呀！”

“我连看也不想看。”阿江说：“我认为你最好是放进马桶冲掉算了。”

“这么贵重的东西，”她努着嘴说：“我才不要丢掉，这些可以卖许多钱，而且我是很努力才得回来的！”

“你就是太努力了，”阿江说：“你把卡廉打伤了。你可以偷卡廉的东西，但是你不能够把卡廉打伤，现在，你把这些东西送给任何一个黑市珠宝商也没有人敢要了；大家都知道卡廉非常生气，因此他们认为沾手卡廉所失去的东西，并不是一件聪明的事情。”

“我也并不想这样的，”她说：“你也知道经过的情形是怎样的了，我总不能让他抓住我、侮辱我，而且我知道，他在侮辱过了我之后还是会把我杀掉！”

“既然你能够把他击倒，”阿江说：“你就应该把他杀掉了。”

“我是从不杀人的，”她说：“我爸爸生前——”

“别提你爸爸好不好，”阿江不耐烦地说：“他不是这个时代的人，他的作风已经落后了，假如你杀死了卡廉，那情形会好得多，但是你让他活下去，你以为卡廉会感激你吗？现在，卡廉正在找寻一个美丽年轻的女飞贼，这种人世上有几个？他很快就会查出那个人就是猫眼。”

这个女郎就是叫猫眼，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当然是一个别号了。

她努着嘴说：“但我就是做不出杀人的事情。”

阿江转过来了，他的样子相当英俊，不过却让人觉得带了一点邪气，他走过来，用手按关她的两肩，说：“猫眼，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很危险。”

“那又怎样？”猫眼说：“如今有什么办法，我认为这是你的错，你没有告诉我卡廉是这么容易惊醒的，你说他这个人，一睡着就会睡得熟到像是死去了似的，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

“我也只是听回来的。”阿江说。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好呢？”猫眼问。

“我们必须逃走。”阿江说：“越快越好。”

“也许卡廉也会提防我们逃走。”猫眼说：“各处的路口，都不会那么容易通过——”她忽然一执执住他的手，身子一震，说：“你在干什么？”因为他按在她肩上的其中一只手企图往下滑。

阿江索性把她一把抱住，嘴唇就在她的颈子和脸颊上乱

吻。猫眼一站起来，身子猛的一摆，阿江便整个人飞开了，狼狽地撞在墙边的一只架子上，差点把架子也撞倒了，他连忙扶住架子，也扶住自己。

“不——不要碰我！”猫眼愤怒得微微发抖着说：“不要这样对我。”

“但——但我爱你！”阿江说：“你爸爸死之前也对我讲过，叫我照顾你的。”

“我相信我爸爸说的照顾不是这个意思。”猫眼那美丽的眼睛危险地闪动着。

“但是你已经长大了，”阿江说：“你需要一个男人。”

“我需要什么男人，我认为并不是由你决定的。”猫眼说：“尤其是在这种时候，你不应该这样对我。”

“对不起，”阿江可怜地说：“我道歉，请不要怪我。”

他用一只手揉着一边被撞得相当痛的肩头，在那里踱来踱去，显得很烦躁。

猫眼又在那张桌子后面坐下来，把那些钻石小心地包好，她不时去瞥一眼阿江，因此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阿江的神情，她把钻石包好了之后，说：“怎么了，阿江，你好像正在盘算着一些什么事情？”

阿江看看腕表：“我在想，我们应该走了，不能够再留在这个地方，我们得马上收拾行李。”

“不等天黑？”猫眼问。

“不能等那么久了，”阿江说：“越快越好，尽量少带一些东西，我们——我们相处了这许多年，我们走也要一起走。”



“怎么了？”猫眼说：“难道你想过我们要分手吗？我倒没有这样想过。”

“别胡思乱想吧！”阿江说：“快收拾行李。”

“我们没有多少钱，”猫眼说：“逃得到那里呢？”

“让我来担心这个吧！”阿江说。

猫眼只好到房间里去收拾行李，她一面收拾，一面对这间小而舒适的屋子无限留恋，因为这到底也算是一个家，而屋中的每一件东西她都想带走，然而她又知道她是带不走那么多的。

后来，阿江又走进来了，拉开她的行李看看，不耐烦地说：“怎么了？你想把这间屋子也带着走吗？我们不能够太露痕迹，给人看到像是逃难一样的。”

他拿起旁边一尊大的泰国美女塑像说：“你要不要把这个也带走？”

猫眼抿着嘴唇，负气地背对着他，对方忽然举起塑像向她的后脑击下去。

眼看猫眼就要给击中了，然而那电光石火的一刹那间，她不知如何惊觉了，一侧身就闪过，那只塑像击了一个空，反而击在旁边的床头几上，拦腰断为两截。阿江咬着牙关拿着剩下的一截向猫眼横扫过来。猫眼一侧身，一手搭住他的手臂，猫眼顺势拖一下，他便整个人打着转跌开了，跌向房门，重重的撞在门框上。

“嘭”的一声响，他给门框撞得弹回来两尺，然后就软软地在地上一倒。